

散文集

HEILONGHE

黑龙江

邱海文◎著

我出生在川西坝子的一个普通偏僻的村庄
那里有一条孤独卑微的河流
它是我生命的开端
也承载着我的梦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邱海文，男，1969年10月出生於四川德陽，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協會員。大學畢業後在《三國志》中的古綿竹關（今黃許鎮）工作。閒暇之餘喜弄筆，往往把心靈的足跡寫給自己的抽屜。1991年開始發表作品，有散文、詩歌散見於《紅岩》《陽光》《廣州文藝》等國家、省、市級文學報刊。現供職於中共四川省德陽市旌陽區紀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龙河 / 邱海文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7-05789-5

I. ①黑… II. ①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4899 号

黑龙河

邱海文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装帧设计 圣立文化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5105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789-5/I·141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河流不卑微

——邱海文散文集《黑龙河》读后

钟正林



黑龙河

这个标题，与邱海文的一篇散文有关，那散文叫《黑龙河》，里面有个句子是：“我出生在川西坝子的一个普通偏僻的村庄，那里有一条孤独卑微的河流，它是我生命的开端，也承载着我的梦想。”我以我对文字的喜好及历练，反其意而行之，就给这篇小文取了河流不卑微这个名字。

河流在经历了人世纷繁的邱海文的记忆里是孤独的，乡村也是偏僻的。这在作家带有感情色彩的笔下没有错，时光和记忆之河从来就是随着人的沧桑而流变的，《静静的顿河》《呼兰河传》《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名篇都是时间长河中人的心灵史的文字塑形。错的是人的恶和俗世不断给纯净的河流的玷污及创伤，这就有了文学长河，源远流长至今，这个错孕育了文学的美好忧伤。这样说来，河流因为文学的另一个维度延伸就不是卑微的了，更何况，情感之外的河流本身确是远比文学强大的。

李耳在《道德经》第八章中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随万物赋形，润泽万物而不与其相争，留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最接近于大道。

《黑龙河》是我迄今读到的邱海文的散文中表述和内涵较好的作品之一，因此我建议他的这本集子用这篇散文来做书名。邱海文在这篇散文中写了家乡黑龙河的变迁，写了河两岸的物是人非，在社会转型期的初始阶段，人的贪欲和活动又岂止在于他家乡的黑龙河呢！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的确是处在李耳“处众人之所恶”的箴言里。文学不能虚情假意，如果作家这只候鸟描摹的不是他在真实感受中的物候气象，那么作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不然巴尔扎克为什么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何止小说，散文亦如此，尤其当下的在场主义散文。从邱海文这本集子中能读到《黑龙河》及描述人性缺失和社会病灶的《收荒匠的女人》这样的散文，我仿佛是看到了他身上灼目的文学特质。我跟他说这两篇散文可以好好思考下，挖一挖，再细微，深下去，有可能是他的写作介入社会病垢的一次重新出发。

认识邱海文，是本土作家谢星波介绍的。四五年前，我从县级电视台调来地市党报执编副刊，谢星波给我推荐一篇散文，感觉还不错，就发了，多接触了几次，人还真诚，性子不紧不慢，

恰好与我的遇事急互补，因此还划得来，由此成为了常往来的文友。并不是常在一起玩我就净说他好话，他的诗歌和散文有进步，也在北京的《阳光》和大型期刊《红岩》上发了些作品，但我给他说离现代诗歌的审美表述还有些距离，要多读这个时代优秀诗人作家的作品，我就把存在主义诗人刘泽球的诗集《汹涌的广场》送给他，叮嘱他反复读，或许有所得益。

海文的散文和诗歌最初是写景，写游记，谁都有由浅显到深邃的初级阶段，万物都是由芽叶起始到枝繁叶茂的呢！后来他就给我讲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尤其是他给我讲小区里的收荒匠的有间歇神经问题的女人，被保安诱惑后两口子都离开小区的故事，我就觉得他的文学审美在逐渐丰盈。无论是《一场由“成”和“程”引发的官司》中的郝某和李某，《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中的二莽，还是收荒匠的女人小朱，没有自暴自弃考上律师身有残疾的老周，就觉得他已经具备了抓住人物身上的某些亮点，也就是人物身上的人性之美和丑的东西在被他发掘，就像淘金者正在刨去掩藏着金子的砂岩，尽管是一点一点的，但毕竟是露出了纯粹的色泽。

邱海文除了工作之外，打篮球、摄影、书法、旅游等兴趣浓郁，这就使他的笔下有了生活的熟稔，有了素材的丰富性，为创



黑 龙 河

HEILONGHE

作打下了实在的底子。这本集子只是他文学里程的一个出发点，结集的好处在于留存记忆的同时更能很好地总结过去的一段创作，同时也倾听文友和读者的意见，对自己有可能又是一次提高。我曾经在前不久我的一次小说评论会上说，一个作家不能尽听溢美之词，对自己有益的往往是连篇累牍的话语背后附着的极其不经意的几句逆耳忠言，那才是作家本人应该注意的。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行，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李耳用水的性情，来匡正人的道德修为标准，我以为也是为人文的标准。水不仅从来不是卑微的，而且还是强大的，不然怎么会有水滴石穿，怎么会有载舟也能覆舟。圣经有言：“自卑者必升为高，自高者必降为卑。”我觉得这话不是只座右于邱海文和我。邱海文笔下的黑龙河的孤独和卑微只是表象，领略它，我们得以笔为马走进它的纵深，文学的河流和一个人的文学功力往往在孤独和卑微之中产生力道，河流因为文学的承载和薪传不仅不是卑微的，而且还是强大的，有可能还因为它的驿动灵魂的时空而变得永恒。

钟正林，实力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德阳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目 录

001 序 河流不卑微

——邱海文散文集《黑龙河》读后 钟正林

乡情篇

- 003 黑龙河
- 009 老人树
- 011 元宵节观灯
- 014 童年的记忆
- 018 红豆相思寄深情
- 021 银杏树
- 023 故乡的酸枣
- 025 秋雨
- 027 走进绵远河
- 029 乡村舞厅
- 030 大孝故里话孝泉
- 035 消逝的古城

- 037 通江摩崖造像
- 040 族根
- 043 钟鼓楼与七星桥
- 045 雨访庞统靖侯祠
- 047 不让悲伤的眼泪再飞

亲情篇

- 053 野菊花
- 055 大山深处的养蜂人
- 058 攀枝花
- 060 三月三，风筝飞满天
- 062 清明故乡行
- 064 四十岁以后才明白
- 066 岳父的果园
- 069 我的老师
- 071 入党介绍人
- 073 爱的尽头是把沾满毒的剑
- 076 独角戏
- 082 红英的故事
- 086 收荒匠的女人
- 088 律师老周
- 091 一场由“成”和“程”引发的官司

风情篇

- 097 古城昭化

099	丽江行
101	凤凰城
103	西岭春雪
105	海螺沟情思
107	泸定桥
109	长城随想
111	初识巴中
114	雨夜雅安城
116	泸沽湖冬日的夜晚
117	看海
119	青海湖
121	遥远的红树林
123	雨中的古柏
125	美丽的草原美丽的梦
128	梦里版纳
130	后记 梦想是场孤独旅行

乡情

篇

XIANG QING PIAN



黑 龙 河

人体百分之七十是水。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滴水。人生就是一条流淌的河流，沿着自己的一种本能支撑着孤独前往，有理想、有野心，以各自的生活方式，行走在世间。

我出生在川西坝子的一个普通偏僻的村庄，那里有一条孤独卑微的河流，它是我生命的开端，也承载着我的梦想。虽然离开老家已经二十多年了，也曾游历祖国山川大河，见识过长江、黄河的磅礴气势，但我内心始终牵挂的依然是老宅门前的那条小河。这条河流，在四川省的西北部，一个名叫德阳的地方，穿过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乡镇小村，只有生活在它周围的人，才知道它的存在。

村子依附在这条河流的东边，堰头就在村头朝北的方向，呈弧形盘桓环绕着整个院落，再加上堰龙头一年四季冒着汨汨水，河水清澈澄净，远远望去像是一条黑色的长龙，便被人们称为黑龙河，就像村里的孩子，名字起得极为随意。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快乐、幻想，以及成长的烦恼与苦闷都和这条河有关，它掌握了我年少时全部的秘密。我们的村庄是一个有百来十口人的大院落，家家户户墙挨墙、门挤门，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又被分成许多的小院子，自然地成为一个生产队。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通过河上简易的石拱桥连接了外面的世界，也将整个村落剖成两半。

我们家有姐弟三人，父亲在供销社上班，不常回家，母亲带

着我们挤在一个小院子的旮旯里，仅有的三间草房被四周的院墙紧紧围裹，让人窒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又没有成年男子在家，经常受到隔壁邻居的欺负。要强的母亲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向队里提出重新建房。队长故意为难似的把河西岸原来堆粪的两个大坑划给我们作为宅基地。那可是好几米深的大坑啊，足足有两个半截篮球场那么大，像是两个黑魑魃深陷的眼窝，冒着慑人的寒气。母亲没有气馁，利用白天上工的间隙，迎着晨曦，披着星月，每天都劳作不息。我不知道母亲哪里来的毅力和勇气，精卫填海一般，用柔弱的肩膀，在人们怀疑和嘲弄的眼神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挑土一挑土把大坑填为平地。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蕴含了坚韧、勇敢和无私的爱，每当我看到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母亲在月光下挑土填坑瘦小孤独的身影。

由于我年纪实在太小，不能帮上什么忙，只好在夯土造房的工匠们吃晚饭时在工地上看守工具。记得当时是月明星疏，河对岸的灯火星星点点，岸边的树林影影绰绰，除了田野里几只蚍蚍偶尔低吟浅唱，四周静得可怕极了，还好有河水叮咚流过，陪着我度过漫长的寂静。房子终于修好了，母亲还特意种上竹子栽上树。虽然是草屋土坯房，生活依旧贫穷清苦，但门前是小河，屋后是农田，比以前宽敞温馨多了。我们也成为修到河对岸的第一户人家。

这是一条人工凿成的河流，原本是上游用来泄洪的小溪沟，勤劳勇敢的乡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挖深拓宽，既养育了一茬一茬的庄户人家，又解决了下游的灌溉用水。河岸堆着高高的沙石土坡，坡上绿草如茵，蒲公英、灯芯草、野菊花次第开放，马柳树、油桐子、木芙蓉杂树成林。

那时候的我个头矮小，身体瘦弱，哥哥姐姐到曾是寺庙的村小念书，母亲田间屋头忙里忙外，为了不成为同龄孩子戏弄的对象，我把河边的土坡当成了乐园和天堂。抓蝴蝶、掏鸟窝、刨树根、做芭茅枪，忙得不亦乐乎。累了在柔软厚实的草地上躺躺，

看看碧蓝的天空，嗅嗅野棉花的清香，口嚼有淡淡甜汁的干茅草根茎，想着莫名的心事，任凭暖暖的阳光和柔柔的清风抚摸我的脸颊。有时要等到母亲“三娃儿，回家吃饭了”的呼喊声又在空气中回荡，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

家里因为只有母亲下田务农，劳动力不够，我们永远都是“超支户”。每年年底队上分红结算时，别人家兴高采烈地分钱分粮，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回来缴上钱以后才能分到口粮。每天重复不变的红苕稀饭、泡酸萝卜、剁辣椒酱饮食，一天到晚让人饿得心慌，感觉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人们一提到乡村，总会萌生许多浪漫的诗意，而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时难耐的饥饿。于是小河又成为我填饱肚子的理想场所。把别针拧弯成钩，套上白线，绑在细长的竹竿上，再挂上条蚯蚓，居然也时有收获。把钓上的小鱼用水冬青树叶包上，扔到火堆中，香气扑鼻的鱼肉让我大快朵颐。岸边的桑葚、酸枣、鸟蛋，以及草莓样红彤彤的草果、有丝丝甜汁的草根，都是我的美味佳肴。

上小学后，我也要开始干活了。下午放学或是星期天，我要么背个大背篓在沿河两岸割猪草喂猪，要么提个撮箕拿个粪夹，在田边地角拾狗粪挣工分，或者当个鸭司令，指挥一群不听命令的小鸭子东游西窜。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小伙伴在河水的石缝里抓了好多螃蟹，听说城里人喜欢，我们便步行十多公里到县城的东方电机厂职工宿舍，共计卖得四毛钱。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笔劳动所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慢慢也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读中学以后，回家的时候变少了，但门前的小河依旧让我留恋。春暖花开时，在河边溜达溜达；夏夜时，在桥头听老人们总也讲不完的故事。有一次语文老师安排我们写一篇关于故乡的作文。我写了这条小河，写它堰龙头神奇的传说、晨雾中云蒸霞蔚的美景、碧波荡漾的滚滚麦浪和沉甸甸金黄的谷穗，还有那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的麻雀开会，以及在河水中悠闲觅食的鸭子。老师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学们也

怀着好奇羡慕的心情纷纷邀约前来参观。从那时起，我热爱上了文学，把文学创作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故土的乡亲苦累而又寂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换来的只是暂时的温饱。有时我也陷入深深的困惑，难道我也要像祖辈们一样，永远困守在这里，重复着他们的故事？高考结束后，怀着焦躁不安的等待，我回到了农村，徘徊在河边。8月底的一天，正当我精疲力竭地帮堂兄收割稻谷时，一个要好的同学带来了我被大学录取的好消息。我跳进河水中洗去满身的泥水和疲惫，兴奋地挥挥手向小河道别。我知道我终于蜕去了“农皮”，挣脱了这块一心想逃离的土地。

从外地读书到参加工作，回老家的时间愈发稀少，有时只是住上一晚又匆匆离开，我留恋沉醉于有着高楼、马路、霓虹闪烁的城市。姐姐出嫁了，哥哥也替换了父亲的工作。眼看着父母亲日渐老去，不忍心让他们留在老家孤单生活，在我的极力劝说下，不愿离开故土的二老终于下定决心，把苦心经营的房子卖给因瀑布沟电站建设而外迁的青川移民。河水依然缓缓流过，但在我心中已逐渐疏远、淡忘。

清明节前夕，我偶尔也会陪父亲回趟老家，去看望长眠于此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爷爷葬在村庄南面被称为龙尾巴的一块平坦的河岸上，这是一个乱坟堆，村里的祖辈大多埋葬于此。听父亲讲，爷爷本来在县城开了间手工作坊，挣了些钱后就在乡下买了块地，举家迁往农村。爷爷和奶奶在20世纪60年代初过粮食关时因饥饿先后过世。“你爷爷幸好走得早哦……”父亲提起爷爷时总会这样说，脸上流露出既是伤感又是庆幸的表情。是啊，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又能说得清楚会是怎样的结局。因为家庭原因，父亲一生郁郁不得志，年轻时的种种梦想总被现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心中的苦痛难以释怀。

因为长期在外，这里大多数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他们用陌生而迷惑的眼神盯着我，颇有些“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